

海軍老兵的服役生涯訪問紀錄

口述／李鳴崗

採訪／曹文信

現任海軍軍史館中校館長

出生日：16年8月12日生

籍貫：山東省益都縣楊家莊

加入海軍日期：35年6月18日在青島市中央海軍訓練團加入海軍，當時年齡：20歲

練團加入海軍，當時年齡：20歲

退伍日期：54年6月16日

退伍年齡：40歲

退伍階級：海灘總隊小艇大隊第一中隊、上士一級、常備士官志願役傷病退伍

級、常備士官志願役傷病退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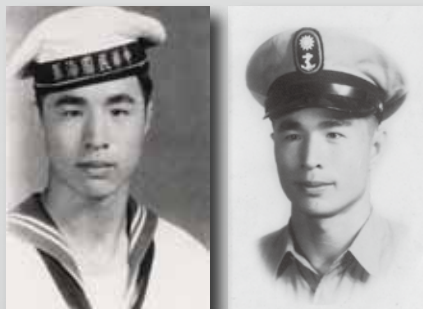
經歷：青島中央海軍訓練團參加海軍、江元軍、中榮軍艦、聯智軍艦、小艇大隊）

中榮軍艦、聯智軍艦、小艇大隊）

曾參與之戰役：古寧頭戰役、東山島突擊戰役、銅山港戰役、八二三砲戰

銅山港戰役、八二三砲戰

訪問時間：99年1月31日～99年4月1日



訪問範圍

被訪者早年生活及中榮軍艦、聯智軍艦、小艇大隊服役期間所見所聞（期間經歷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古寧頭戰役、東山島突擊戰役、銅山港戰役、八二三砲戰）

訪談動機

本軍自抗戰勝利以來，即參與國共之間勘亂作戰、島嶼攻防戰、撤退及八二三砲戰等，本文訪問對象為實際經歷抗戰時期與參加海軍戰役的退役老士官，特別的是受訪者於海軍服役期間為民國35年至民國54年，正是抗戰勝利後國共之間海戰最多的年代，在那個充滿動亂、迷惘、爭議的年代，當時政治、經濟、軍事狀態都不斷的改變，甚至有些混亂，且物資嚴重缺乏的情況下，官兵心理的不確定性相對提高，尋求生存是唯一最高指導原則，在這樣強大壓力之下，仍需執行各項任務，生於戰後的現在官兵，可能無法想像與體認，另外被訪者退役時為輪機上士，轉任商船重新自最基層的「下手」工作開始做起，50歲那年取得輪機長執照，擔任民間28萬噸油輪輪機長，足跡遍及三大洋五大洲，其中的奮鬥歷程，更是值得後輩省思，本文主要期望藉由基層的視角瞭解民國35年（1946年）至民國54年（1965年）間，處於戰亂期間的艦艇工作及生活情形，真實呈現出海軍在捍衛海疆的艱難困苦與偉大事蹟，更提醒人民勿忘戰爭的痛苦教訓。





一、顛沛流離的早年（對日抗戰、國共內戰）

煙草公司

家鄉是山東省膠濟鐵路一個三等火車站，膠濟鐵路是在滿清政府光緒年間德國佔領山東省時所建築，沿線車站建築的非常漂亮，都是紅磚紅瓦，大小車站都有花園，青島市德國人建築的很美觀。

抗戰初期鐵路沿線的大小車站都住有日軍多少不等，家鄉雖然是三等車站，因為我們益都縣和周圍的臨縣，都盛產香煙葉，所以各國的煙草公司，都在我們車站附近建築了收買據點，範圍也都很寬大，最大的煙草公司是英國和美國還有加拿大，佔地大概有四個足球場，內部的建築有辦公室、宿舍、廚房、衛生設備，最大的收買煙草的廠房，內部要能擺上千個攤位，供煙農把自己產品放在攤位上，等候煙草公司的專家來評等級出價錢，出的價錢不理想，煙農可以拒絕出售，所以交易是很公平的。家鄉村莊內還不到百戶人家，沒有收煙草時，村莊內是很安靜的，車站附近有幾家賣煤的公司行號，沒有什麼百貨公司，只有幾家小雜貨店，和幾家不起眼的小吃店，那時車站和村莊都沒有電燈這玩意兒，到了晚上也看不到幾家燈火，村莊內更是黑暗一片，到了夜晚，街上是很少看到行人，每到

收煙草的日子時，車站村莊周圍方圓數十里可繁榮起來，縣城內的各種商家，都來搶地方搭蓋商店房屋，當地人有商業頭腦的也蓋臨時店面，形形色色的店鋪行號都出現了，也不會亂七八糟的，因為都由地方上的有頭有臉的人物和鄉鎮長來規劃，形成一條條的街道整齊化一，像個臨時的繁華市場，各公司行號需要大批的臨時工作人員，尤其幾個大煙草公司用工人最多，本地人沒有這麼多，都是從外縣市招募而來。

抗戰初期前3年，英美外商人員都還來作生意收煙草，太平洋戰爭開打，日軍南進節節勝利時，在華的英美僑民都被日軍關到集中營過著非人的待遇，英、美、加外商公司被日本人接收統一改稱為華北煙草公司，日本佔領華北後成立偽政權（華北政務委員會），該委員會成立「準備銀行」，原來在這些外商煙草公司工作的中國人，也都留下為日本人華北煙草工作，按照原公司的待遇，改為「準備銀行」發行鈔票發薪水（過去待遇是發「法幣」）。

日軍蠻橫

民國17年在蔣委員長領導下把北洋軍閥打敗，統一中國，開始建國大業，全國實施新生活運動，丈量全國土地，國家一片新氣象，我們在小學時就實

行軍事訓練，校服都是軍服型式，民國24年西安事變，停止勦共，全國團結起來一致抗日，民國26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我家鄉在民國26年11月份便被日軍佔領，佔領的初期，日軍對沿鐵路線村莊的燒殺是很恐怖的，日軍的威力掃蕩是怕沿鐵路線村莊有反抗軍潛伏。

抗戰八年，家鄉大概是在鐵路線上，並沒有遭受太大的苦難，日軍佔領一年多，村莊的小學便開始招生，縣府的偽官員常來宣導日本人侵華政策，小學校長當然也是縣府派下來的。在小學四年級時，學校也不知為什麼關門大吉，我又失學在家鄉幫忙家中種田，當時才十二歲的孩子，這次失學把以前所學的也都還給老師，等於目不識丁。

日軍為了維持主要交通鐵路運輸暢通，而強徵鐵路沿線的老百姓來守護鐵路，以防止游擊部隊破壞，其實根本就沒有效用，老百姓手無寸鐵，也不敢去碰游擊隊，唯一的辦法就是趕快通報日軍，鐵路被破壞了，看護鐵路的老百姓又倒霉了，被日本人抓去，輕者灌涼水，重者痛打一頓，放你回家，日本人也知道老百姓是阻擋不了游擊隊，故意拿中國人出氣。

全國在蔣委員長號召下，全民起來抗日，淪陷區游擊隊紛紛而起，日本人也組織了很多投靠的中國人所編成的偽軍隊對抗游擊隊，淪陷區的老百姓真是苦不堪言，遭受各方面的摧殘，我們一個縣中有幾個游擊司令，誰也不服那方的指揮，佔地為王，各徵各的糧草（小麥、高粱、小米、豆類），還有八路軍和偽軍也都是老百姓供養，每到收成時，各個單位派人來收糧，都是窮兇惡極的樣子，不是打就是罵，可憐的老百姓是無語問蒼天。

抗戰後期日本雖然佔領中國大半江山，也只是佔領點，線是很難維持了，因為日本人口總數太少，要佔領中國不是那麼容易，抗戰最後二年，日本人為了要守護鐵路不受破壞而暢通運輸，發起強徵膠濟鐵路沿線村莊人民，老百姓沿著鐵路兩邊相隔半里路，挖掘兩條深15尺，寬15尺深壕溝來保護鐵路

安全，每五公里建一個堡壘，派偽軍一個連或一個排不等，堡壘都是老百姓的人力來挖壕，這是淪陷區農村百姓的悲慘生活，城市人民比農村幸福多了，我在14歲時，看過鐵路苦差事，17歲時又被強徵去挖壕，農村百姓的幾分薄田也不夠溫飽。

八年抗戰經歷了許多苦日子，總算把日本鬼子打敗，若沒有美國投原子彈，我們抗戰恐怕還要拖幾年，誰也不知道，在我們家鄉當時還不知道原子彈這個名詞，報紙的報導是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丟了「特殊彈」，日本就投降盟國，中國也抗戰勝利，淪陷區的老百姓更是歡天喜地的慶祝，苦日子總算熬過去，中國也是四強之一，今後沒有戰爭了，百姓也沒有逃難的歲月，可以過太平幸福的好日子，這些都是百姓夢想願望。

共軍與游擊隊

民國34年8月份抗戰勝利，勝利的歡笑沒有享多久，國共兩黨為了政治利益談判破裂，槍砲聲再起，老百姓又回到抗日時期顛沛流離的苦難日子，民國34年底，國軍第八軍團在青島登陸，從青島往西沿著鐵路線推進到離我楊家莊，東邊十多公里的一個村莊，這時共軍在家鄉百姓都稱為「八路軍」，共軍以破壞鐵路影響國軍運輸能力，從張店往東推進到離我楊家莊車站西邊大概也十多里的洋河鎮停止推進，我們楊家莊正好處在兩軍的中間真空地帶，因為國共兩黨在談判中，時打而時不打，真空地帶成了游擊隊活動的地方，這區域游擊隊抗戰時就在益都縣第八區成立，始終沒有離開過第八區範圍，每個區都有獨立游擊隊，互不侵犯，越區徵糧若被當地的游擊隊抓到，保證死路一條活埋。我們八區的游擊司令是「王克臣」，也是我們家鄉人，自己創立起來，有五個營的兵力，防區都駐在不同的鄉鎮中。游擊隊中有一個特務營是全團最利害的部隊，殺人不手軟，也是部隊的忠堅份子，紀律非常的嚴謹，若有逃兵一旦被抓回來就沒活命的，所以開小差的很少，能有溫飽就不錯了，每月薪水是夢想，服裝多數是便衣，正式制服很少，這樣的行動才方便，武器更談不上精良，有幾支日軍

武器步槍就是很好的火力了，一般士兵用的槍枝都是自己兵工場打造的，彈藥也是自己配製，樣子還滿好看的，用起來故障多，主要是沒有好的鋼鐵和新式的機具來製造，造槍的工程師都是我們臨近的縣（章邱縣）打鐵師傅，一般都是打農具的，游擊隊請他們造槍枝，他們還真行。在我們家鄉游擊隊佔領的地方，表面上是看不到共黨，他們多數是潛伏在百姓中，只要不活動，特務隊就抓不到，一旦活動被游擊隊特務捕到，那可有苦頭吃，嚴刑拷打後，最後還是死路一條，游擊隊特務也害死很多好人和善良百姓。

抗戰勝利後膠濟鐵路上偽軍護衛隊也都是星散，有的投靠游擊隊，有的被共軍整編了和國軍戰鬥，亂世就看你自己命運了。日軍雖然投降還沒有解除武裝，對地方治安還是有幫助，國軍也不能向西挺進，共軍也不能向東進攻，雙方停在原地等候上級指示，我們的村莊和車站都被游擊隊佔領，我村內駐著游擊隊編制第六團團本部和精銳的警衛營步兵營，其他四個營和特務營都駐在附近鄉鎮村莊，游

擊部隊最缺乏的就是通訊器材這方面，連最基本的拉線電話都缺乏，發號令都很困難，所有的指令都靠通訊兵的兩條腿傳達命令，團和營的聯絡是不靈光，而無法掌握先機，這是無法克服的困難，因為國共的主力部隊，都停在原地等候命令行動，沒有上級命令是不能亂動的，大概就是如此，所以游擊部隊有機可乘，而佔據了楊家莊車站和附近的村莊，也有了時間和空間來整補和訓練，佔據了地盤就是防守的工事，游擊隊又開始徵調民夫、築圍城、建碉堡、挖戰壕等工事，真是把善良的農民整的七葷八素，苦不堪言。

民國34年底，北方也是冰天雪地的氣候，山東省到了冬天有時氣溫也降到零下12、13度，很是寒冷，這時日本投降後住在山東各重要城市的日本橋民，都要準備送回日本國內，鐵路都被八路軍破壞，火車不能通行，都要靠兩條腿步行，有的日僱農民推著單輪木車，老人和小孩可以乘坐，年青人和婦女勉強能走的就盡量自己走，我注意到青年男子很少，有的肢體也殘廢，可以說是扶老攜



幼逃難的困境，這都是侵華的報應，中國人本質都很善良，並沒有向日本橋民報復的心態，過去都過去，何必再向這些可憐的老弱婦女兒童報仇，有一批日橋大概有數百人，走到我們村莊，沿途吃了不少風霜之苦，這批日橋那狼狽的可憐像，很使善良的中國同胞同情，農曆年前後，家家戶戶都準備了很多食物，都煮成熟的食物送給這批可憐橋民享用，從他們臉上流露出的那份感激之情，真是無法用筆墨來形容。

不知何時火車開進了一百多名武裝日軍，從那裡來的更是不知道，這時國共兩軍又開打，共軍開始攻擊我們楊家莊游擊隊大本營，共軍都是晚上攻擊，這天晚上共軍開始發動攻擊，我們的圍牆建築的很堅固，因為範圍不是很大，游擊隊防守還是很堅強，第一天晚上的共軍強攻，沒有突破而被擊退，到了天亮，共軍就撤退到臨村休養，游擊部隊自知寡不敵眾，經過一夜的激烈戰鬥也傷亡了部分兵力，這時國軍也不來支援，不知道跑到那裡去，老百姓也很失望，天亮前游擊部隊開了東城門一溜煙的跑掉了，留下殘破的村莊和撤不走的重傷兵，老百姓是萬般無奈，還要去照顧傷兵，死的士兵拖去野外田中挖個坑埋掉，這也是保國衛民的生命終點，都是十八、九歲的農村子弟，自從降到人世可以說是沒有享受到人生的幸福，到了晚上共軍又開始發動攻擊，這時駐在火車站上百名日軍就接防游擊隊留下的防務，游擊隊撤走，可能共軍情報不靈而不知，共軍發動攻擊時，日軍按兵不動也不回擊，等共軍攻到日軍火力範圍之內才發動還擊，共軍也是久經戰場，那種武器的聲音，他可能也分析出來，日軍的戰法不用說，是比游擊隊高明多了，共軍一聽到槍聲不一樣就停止攻擊，而找來會講日語人員來和日軍溝通，戰事就終結，共軍也暫時撤退。

天亮後從城牆望下一個共軍也沒有，日本軍人在天亮後就到村莊內抓人，到車站幫他們搬東西裝車，日軍也撤走了，留下走不動的老百姓，到晚上吃飯的時後共軍進村莊，開始抓青壯農民去幫

他們搬運戰利品，家中我是長子，我就被拉去搬物品，莊內青壯農民幾乎被抓光，去幫共軍運搶來的米糧，勝利品運到我們南部共軍佔領的基地，一個共軍押著我們七、八十個民夫往南部走，問他去那裡軍人也不告知往前走就是了，心想這要走到什麼時候，一個村莊的鄰居大家都稱兄道弟，聰明的兄弟，半路就溜走，一個共軍也是二十多歲的小夥子，你逃走他也不聞不問，我們就大膽起來，還沒到目的地就跑光了，回到家鄉一經夜晚，看到村莊周圍燈火通明，走進一看原來是共軍壓著村民在破壞城牆，楊家莊被共軍佔領，國軍、游擊隊還有投降的日軍都走了，共軍大部隊開始進來，我還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共軍武裝部隊，都穿著土黃色的冬季軍裝，看起來還算整齊，武器只看到步槍，重武器看不到，共軍進到村莊都住在百姓家中院子內，不進主人的內房，也不准士兵在大街小巷活動，門口也不站衛兵，他的哨兵都在村莊以外的地方站哨，而且站哨兵都是便服，所以有時國軍派人巡查，不注意，很難發現共軍，這就是他的利害的地方，共軍在最初佔領時對百姓的管制很鬆散，軍人是不管百姓的事，等到穿藍衣便服的政治指導員進來後，行動處處受限制，出外要有路條，才能離開。

二、中央海軍訓練團

參加海軍

我在軍管時期，也就是民國35年初離開了苦難的家鄉，隨同堂兄到青島市投靠在青島市服務警界的好友，馬駿昌兄，他的父親與我的家父都是世交的好朋友，如兄如弟的感情，父親要我去青島投奔馬兄，他也視我如親手足，但是他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他還是一位巡官職務，分配的宿舍只勉強夠夫妻住，於是安排我到青島大港連興客棧住，老闆也是父輩的世交朋友，住店不要花錢，離家時父親給的一點路費，早就花光，還是靠馬駿昌兄的支援，連興客棧到警察宿舍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很不方便，吃飯有時一天只吃一頓，駿昌兄也了解我的

困苦，但是也愛莫能助，想返回家鄉也不可能，因為家鄉已經被共軍解放。

天無絕人之路，在連興客棧有位同住房客山東黃縣人，在中央海軍訓練團任職於辦公室科員，大概是中尉的階級，那時不了解海軍的官階，有時碰到他下班回家穿著海軍制服很帥氣的樣子，就和他談談，黃先生也很親切的問我的情況，就在談話的隔天黃先生下班，我正在院子散步，打發無聊愁眉苦臉的日子，黃先生告訴我在訓練團內為我謀到一份有三餐可吃的工作，當時我高興極了，今後就不再餓肚子了，真不知如何來感激他的大恩大德，第二天就隨著黃先生到萊陽路海軍訓練團總務課報到，被分發到勤務大隊向中隊長報到，中隊長是山東省諸城縣人，姓劉名字忘記了，報到後就到被服處領了三套衣服，內衣褲長短各一套，襪子兩雙，膠鞋一雙，一套海軍士兵服，一套綠色工作服（日本陸戰隊留下的戰鬥服），這下可神氣了，一下子變成了海軍士兵。隨著老同志去餐廳吃飯，正是午餐，8個人一桌，中飯有饅頭，也有白米飯，因為學兵都是從南方幾個省招考來的，他們都是米食為主，饅頭是北方人的主食，訓練團想的很週到，伙食是各省的都有準備。工作性質不外是一般的環境打掃工作，很輕鬆按時上下班，假日都休息，待遇也是一般的海軍士兵薪水，現在是吃的飽，又穿的暖，每月還按時領薪餉，流浪的苦日子總算過去了，很感到幸福愉快，每日工作8點開始站隊點名後，隊長開始按他的分配表，指派勤務人員工作，一星期過去，真是感到輕鬆愉快。

這時家鄉有時淪陷，有時收復，通信也是時通時不通，所以也不敢寫信回家。在軍官單人宿舍清潔認識了一位很帥氣的中尉軍官，他時常和我聊天，我的背景也都告訴他，有一天他介紹我認識訓練團副大隊長錢恩沛少校，要我固定到他宿舍工作，副大隊長是教通訊科的，有時我到教室聽課，這是訓練團第六期開始訓練學兵，都是福建省招考的，學兵講他的家鄉話是一句也聽不懂。

三、江元軍艦：

追隨錢恩沛長官

副大隊長錢恩沛少校看我做事很認真，有一天告訴我要帶我離開訓練團到煙台第一艦隊報到，我去做什麼工作，到時候再安排，軍人以服從為基本原則，就不必多問，我就準備自己的行李和幫他整理行李，大概是民國36年年中，隨副大隊長登上永定軍艦，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船，暈船的滋味真不好受，如同生病一樣的痛苦，海軍還真不好幹，暈船不能吃，也不能工作，經過海上航行一段時期，就不暈船了，永定軍艦噸位大概八、九百噸，乘客是沒有床位可睡的，我在餐廳桌子上也不知睡了多久，船到煙台港下錨，我就扛著副大隊長和自己的行李，跟著副大隊長去煙台海岸街海軍第一艦隊司令部報到，這時正好李國堂司令官去天津出任務，暫時沒有碰面，副大隊長來第一艦隊任副參謀長，升了中校，王恩華上校是參謀長，錢副參謀長給我安排跟著譯電官學譯電文，也學了很多東西，可惜沒有機會派上用場，副參謀長在煙台只待了三個月便離開司令部，回南京另謀其他職務。

我是民國37年在煙台過的舊曆年，過年後我也隨著副參謀長離開煙台，乘招商局的客輪去上海住一晚飯店，再乘火車去蘇州的家中，原來他的夫人早就到蘇州居住，鄉下農村子弟第一次到上海十里洋場，開葷真是眼花潦亂，都是新奇的，那時的火車都是蒸氣推動往復機，車頭行駛速度不會超過200里。從上海到蘇州城，不知行駛了幾個小時，中午12點左右到達，真是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美麗的城市，火車站距離城內還有段路程，於是乘坐叫「東洋車」的交通工具，一個人拉著跑，只能坐一個人，我們顧兩輛，因為還有行李，不到半小時就進了北門，副參謀長家住在城內皮市街，蘇州房子建築很棒的，第一道門進去還有第二道和第三道門，每一個門內別有一座院落，副參謀長家住在第二道門內的院落，越進去院子越寬大，參謀長府上房子很漂亮，錢夫人在青島時我就認識她，我經常到副大隊長官舍工作而面熟，在蘇州住三晚上，又從蘇

州乘火車去蕪錫城，再轉乘長途公共汽車去江陰縣長江渡口換乘小舢板，擺到江元軍艦。

蕪錫到江陰縣城六十公里，這段路程令人提心吊膽，共黨的新四軍在這附近活動，有時攔公車檢查是否有國民黨的軍人，若被查到而帶走，那這軍人的命運，我們就不知道結果如何，走這條路就看自己的運氣了，我和副參謀長都穿戴整齊的軍服，海軍制服特別顯眼，當時六、七月氣溫又熱，都是白制服，老百姓告訴我們這條路經常有新四軍活動，穿軍服很危險，所幸運氣很好，平安抵達江陰縣城，又換人力車拉到長江的江陰渡口，等候上江元軍艦報到這時江元軍艦還在天星橋一帶航行，下午5點多才看到江元軍艦影子，江元軍艦艦齡很老，是滿清政府宣統年間的艦艇，日本長崎造船廠打造的，老船員說六百多噸，動力是蒸汽往復機，二部煙管鍋爐，發電機也是汽機，武裝船首和船尾都是一座三聯式25mm機關砲，船舷兩邊各有兩門單管25mm機關砲，駕駛台左右各有一門77式機關槍，船員100名左右，晚上7點多江元軍艦回到江陰下錨，小船就送我們兩位長官和部下登艦，艦上除了8位不會講閩北話的，其他都是福建人，艦長是福建人，副長是廣東人，輪機長是山東人，通信官是山東人，江元軍艦的防務範圍是從江陰至鎮江，這段航程有情況時才巡航，沒有情況時停泊在口岸港口，有時停泊天星橋下錨，江元軍艦在長江流域軍情吃緊時剛好回到上海江南造船廠修鍋爐，長江突圍戰江元軍艦是沒有機會參加，江元軍艦回到上海，錢艦長調回南京海總部升上校參謀長，不久又回到上海，他家眷從蘇州回上海住，也是我從蘇州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搬到上海，我這時還在江元軍艦上，錢艦長調走，我也不想在這條老掉牙的艦上工作，我到他府上請他給我想法，那時剛好接中榮、中勝軍艦兩條登陸艦，他先介紹我到中勝軍艦，因中勝軍艦是錢艦長的電雷同學，可惜沒有空缺又把我介紹中榮軍艦，艦長也是錢艦長電雷同學，我就在中榮留下來了。

四、中榮軍艦

轉調中榮軍艦

中榮軍艦（編號210號）原名為江運輸，民國38年5月8日，在上海江南造船廠接收，江運輸是江南造船廠購買美國二戰勝利後海軍剩餘退役的艦艇，買回來是要改為商船使用，國軍在大陸與共軍戰爭失敗後，海軍當時運輸船艦是缺乏的，因此在江運輸上前、後加裝40mm機關砲，定名為中榮軍艦，接收的兵源是從各艦艇招募過來的，主要接收人員是美朋登陸艇轉調過來的，亦有零星從各軍艦自己想辦法轉調過來的，我是從長江艦隊江元軍艦，由錢恩沛中校艦長寫介紹信而來到中榮軍艦，上船後誰也不認識，我本來在江元軍艦的軍職是輪機上士，轉調過來因有美朋軍艦的高級人員要派，當時艦上亂七八糟，能夠留人就好，我也沒有考慮業務與職務，就被派為油水職務上等兵。

中榮軍艦是美國的內燃機，第一次踏上感到好大好大，接收後，便開始整補忙的昏天暗地，水與油的管路系統就夠我傷腦筋的，當時上海的局勢就非常緊張，艦上的情況還沒有摸清礎，就被派去卡橋（上海地名）美商石油公司領滑油，從江南造船廠到卡橋還有段黃浦江水路要乘駁船過去，這時沿江兩岸的槍聲不斷，但是還是得硬著頭皮完成任務，當時在卡橋（上海地名）美商石油公司領好滑油，就要停三天的時間，領好油料，返回江南造船廠趕緊把滑油泵到艦上，艦上主機是GM12567型2行程V字型12缸，燃燒輕柴油，發電機直流式3缸，也是GM的，油水加滿以後，對機艙的情形就大致瞭解了，5月24日就要準備出港，接艦這段時間上上下下都忙的吃不消，甲板也要領補給品，機艙更需要領機械配件，這時江南造船廠各部門是否被共黨控制並不確定，可是去領配件和料件都是百般的刁難，拖延時間，所幸料配件都領到一部分，夠艦上應付了，艦上臨時武裝了兩門40mm機關砲，船頭一門，船尾一門，可以保護自己，但是作戰應該太單薄了，開航前才知道艦長是美朋艦長馬銓衡長官，副長是蔣豪達長官，機艙輪機是李毅恆長官，輪機

官是張文遠長官，艙面艦務官是朱省三長官。

撤退來台

民國38年5月25日是在黑夜中慢慢的駛出黃埔江，離開了十里洋場大上海，這一離開就是一甲子。艦上的油水工作職務不高，責任很重，要控制淡水的消耗量，還有柴油也是一樣，每天早上8點要把油水儲存量計算好呈報輪機長，離開上海即朝南航行，先到定海，記不得是否靠岸，隨後航行到福建馬尾好像也沒有靠岸，本艦在離開上海江南造船廠時，很多造船廠的行政人員、技術人員和眷屬都隨艦撤退到基隆港上岸，坦克艙和士兵住艙都住了很多人，男的、女的、小的都有，老人卻不多。從上海到基隆這段航程，艦上的軍官、士兵用水量也要嚴格管制的，軍官是不會偷水，士兵就想盡辦法偷水用，由於當初撤退時沒有嚴格管制登艦人員及數量，很多風月場所的小姐就因為認識士兵和低階軍官，私自被帶著混上船，這些人就想盡辦法偷水供女朋友清洗使用，所以我這個管油水的小兵，就得罪了許多同事，實在擺不平時就請輪機長大駕來處理。途中還經過福建廈門港停留幾天，接收官校39年班學生上艦，我還上岸到大街店鋪購物，都是使用銀元，紙幣是沒人要，本艦到基隆所有隨艦撤出的人員都暫時派住在基隆國民小學，這段航程算結束了。

民國38年6月份，本艦從基隆裝物資去海南島，經過雷洲半島，去湛江撤退白崇禧的部隊，到海南島有4千多名軍人和裝備登艦，艦上是人滿為患，在岸邊丟下很多戰馬，戰馬看到一起出生入死的主人離牠而去，都在岸上站起來大叫，望著我們的艦離開，看到真是難過，後來航行在海上因為風浪太大，甲板上又都是人，許多人沒有東西可以抓緊，就掉到海裡去了，那也是沒辦法的事。所幸艦上裝了幾百噸的白米送到海南島，由於許多軍人每天要吃飯，艦艙有4個煮飯的汽鍋，24小時煮稀飯都供應不上，有時一天也吃不到一碗稀飯，這批撤退的軍隊紀律很好，沒有鬧什麼事情，在雷州半島海峽

擱淺4天，帶水人故意帶我們航向淺灘水區，不擱淺才怪，等到大潮水才脫困，有部分陸軍就冷言冷語的諷刺我們在自己家門口還會擱淺，他們不了解，也不必和他們一般見識，這批部隊運回台灣在高雄下船，隔不久又去海南島擔負撤退任務，本艦到海口秀英碼頭，撤退人員均送到華聯商船，後又轉往榆林港撤退軍隊，大船也不敢靠岸，只派小艇，軍隊的紀律蕩然無存，小艇一靠岸軍人就搶著上艇，小艇裝載人員有限制的，裝太多就在岸邊沉下去了。

江元軍艦迷航

民國38年11月，發生了一個關於江元軍艦小插曲，因為我本來是江元軍艦的士官，所以雖然調到中榮軍艦仍然一直關心江元軍艦的情況，民國38年11月，江元軍艦在海上碰到風浪，情況非常危急，當時附近有3萬噸的商船，商船願意搭救江元軍艦，江元軍艦艦艏水下有突出衝角，可作為攻擊衝撞使用，不料接近商船時，將該船刺穿一個洞，起初並未發生影響，江元軍艦有3分之2的人都隨著波浪跳上商船，直到一位士官長跳船時因帶太多大頭銀元，不慎落海，死狀淒慘，江元軍艦就開始脫離商船，此時商船開始進水傾斜，原江元軍艦離艦的人竟然幫忙商船損管堵漏，可見危急時，真本事都得拿出來救命，商船好不容易航行到香港停泊，原江元軍艦離艦的人用外交方式運回台灣分發到先鋒營，江元軍艦剩下3分之1的官兵，其實是來不及跳離到商船的，迷航擱淺在東沙島，海軍還頒發獎章獎金。

古寧頭及東山島戰役

從榆林港撤退回台灣，爾後本艦就擔負運補金門、馬祖、大陳島的任務，古寧頭大捷前中榮軍艦剛好運補至金門，在水頭正好有商船從汕頭運兵至金門，部隊是胡連將軍的，運兵商船不能直接把部隊送上岸，剛好本艦在水頭水域附近，就擔任把部隊送上岸的任務，之後就回到料羅灣附近下錨等候上級指示，晚上共軍部隊就強行登陸展開了慘烈的

登陸，本艦也趕快起錨駛到戰場水域支援作戰，古寧頭大捷後，本艦運回一部分傷兵回高雄港送醫和接受市民的歡迎。民國42年6、7月，中榮軍艦又參加東山突擊戰役，本艦自左營軍區裝載水陸戰車LVT，陸戰隊先航行到金門待命，接到命令直駛東山島登陸是很順利，登陸後推進到內陸，戰況就對我軍不利，共軍的大砲直接射到灘頭，中榮軍艦本來搶灘在灘頭接應戰場後送的傷患，情況危急，就回到海上，中榮軍艦一直到戰爭結束，部隊都撤回艦上，戰車部隊也全部撤回坦克艙，中榮軍艦才駛離東山島返回金門。民國42年我去日本橫須賀軍港接聯字號智、仁、勇，中榮軍艦的情況就不知道了。

五、聯智軍艦

出國接艦

民國42年海軍要派員出國接美援艦艇，命令下達各艦派出優秀人員，由海軍總部派高級官員南下高雄左營，集合各艦艇派出來的代表，接受甄選夠資格才能出國接艦，當時中榮軍艦也派出15名，艙面和機艙各一半，艙面8人，機艙7人，按時到東碼頭操場集合，中榮軍艦機艙派出的兵員，在我看來每位同志都比我優秀，我只是派出來跑龍套的，根本就不抱什麼希望，藉機會放一天假，何樂不為，經過幾次的操場集合點名列隊出來，最後中榮軍艦只有我和一位艙面同志沒有被淘汰，喜出望外的被錄取，落選者便閒言閒語的，也不必去計較。

被選上出國接艦的官兵在士校集訓，每星期7天密集的體能訓練和接艦的課程訓練，更重要的是反共抗俄思想的堅強教育，教官都說你們代表中華民國海軍，到國外的禮節多少都要懂一點，不要被洋人看不起，到了國外不要丟了海軍的臉，那時大家的想法因為是美國援助軍艦，應該出國接艦以美國的機會最多，民國42年底乘崑崙軍艦去日本橫須賀軍港接艦，我們才知道是去日本接艦，反正只要能出國接艦就是你的幸運。

崑崙軍艦是商船改裝的海軍運輸艦，艦齡也很

老，航速也不快，大概經過三天多航行才抵達日本橫須賀軍港，港口就有海軍的軍官來接我們這批官兵，原來是提前到日本接艦的艦長、副長、槍砲官、航海官，還有各艦的主要上士幹部，他們先到日本處理接艦的事情，協調軍區派了專車把我們送到預先安排好的營房，我們提著行李袋，進營房找自己的鋪位和行李箱櫃，把帶來的衣物和一些日常用品放在衣櫃，12月底日本是非常寒冷的，比台灣更寒冷，海總部是了解的，我們離開台灣時，海軍發給一套冬季外出制服，一套棉工作服，一套長的藍工作服，皮鞋一雙，膠鞋一雙，其他用品自己買，出國要穿的整齊，因為代表軍人的紀律與精神，由於我們不了解日本的氣候，個人都沒有多準備換洗的衣服，等到從崑崙艦下船後，初到的官兵都凍在碼頭上發抖，也是沒辦法的事，住宿的地方是有暖氣的兵營，根本感受不到寒冷，睡覺是非常舒服的。

到了午餐時間由營房管理人帶我們去營區餐廳用餐，這間餐廳主要是美軍使用的，同時也有看到其他國家的軍人，那時韓戰還沒有停戰，在日本看到很多從韓國戰場上撤退的美國休假官兵，餐廳大概容納上千人使用，規定8人一桌，由美國海軍管理，這麼大的餐廳只派一位海軍下士管理，階級雖然不高，他的權力很大，這就是制度問題，上級賦予的權力，他只要公正合理的管理，你就要尊重他的職責，供給食物的服務生都是日本少女，都很有禮貌，不知那一國軍人吃麵包只吃內部的，麵包皮都不吃，用餐完後桌子上一堆麵包皮，服務生是不敢講話，只有報告下士來處理，他告訴那批軍人，你們怎麼這樣浪費，這是我們美國納稅人出錢買的，你們感到食物有問題，可以提出來，不要這樣浪費，我有權力不讓你們來本餐廳吃飯，由此可見美國軍人是很了解軍人所享有的一切福利都是納稅人供給的，軍人所付出的是保衛納稅人民生命安全。由於食物都很豐富有營養，半個月下來每位官兵都是氣色紅潤，精神也好，體力更好，工作起來都不感到疲累。

營房到碼頭還有段路程，接的艦艇一經靠碼頭，就等我們上船工作，最初幾天不太了解如何乘坐軍區的交通車，因為班次不多，也不準時，我們三艦官兵有二百多人，來一部車還不夠我們乘坐，且造成其他零星乘客上不了車，很使人起反感，對我們的印象便不好，我們三艦的領隊長官發現事態嚴重，便改變我們上艦工作的行程，我們領隊對我們訓話，我們都是革命軍人，而且都是青壯的小夥子，不怕吃苦，不怕寒冷，用我們克難的精神來面對困難，這段路程最多也不超過10公里，從明天開始不要乘坐公車，改為慢跑行軍，從營房跑到碼頭艦艇上工作，每天早餐後整隊慢跑至船上工作，午餐前跑回營區用餐，12時30分又回船上工作，下午17時30分回營區用餐，三個多月就是這樣克服了乘車的困難，在寒冷的環境下，更訓練出健康的身體。

接艦的三艘艦艇，我海軍編號為聯智、聯仁、聯勇，與其他聯字號是完全不同型式，其他聯字號是步兵登陸艇，沒什麼武裝，這三艘聯字號噸位只有三百多噸，火力非常的強，聯智軍艦船首是兩層甲板各裝一座40mm雙聯裝機關砲，船尾有一座40mm雙聯裝機關砲，駕駛台兩邊各一門20mm機關砲，艙面中部在左右舷各裝一門50機槍，船首最前部位還裝有120發的火箭，全部官兵只有71位，作戰時沒有運彈手，由於該艦是二戰結束後的除役艦艇，不使用就沒有保養，船身和甲板都鏽的很利害，機艙內也是鏽的很利害，甲板水兵做甲板除鏽工作，機艙士兵做機艙內的除鏽工作，機艙內也是零亂不堪，每樣機械都要修理清潔，整整三個多月除了假日外，都是在船上工作。

接艦時美軍也派軍官和士官上艦指導各部門如何操作和使用裝備，美軍的教育是有一套的，在那時期就有電影化的教育方式，我是被指派學操作淡水機的，教官帶我到教室把電影機開始放「白基爾淡水機」的影片給我看，我連看了三次才勉強懂得啟動艦上淡水機，主要是不會英文，不太了解。艦上是兩部主機由八部的GM671型組成，發電機二部也

是GM671型，發電量要供給淡水機加熱的電力，一部淡水機只要保養好，不發生故障造出的淡水供給船上用是不成問題，艦上的各種武器，官兵都要會操作使用，在日本接艦時，美海軍都教過。

接艦時有苦也有樂的時候，星期日都放假，最遠到東京去旅行，近的就橫須賀市街上逛逛，那時我們的冬季制服因為料子太差，穿不到一個月就破爛不堪，都自己花錢訂做一套新的毛料冬季制服，接艦的官兵待遇，以輪機上等兵來說是月薪美金60元，當然比國內高很多，國內是每月台幣30多元，在日本那三個多月，總共200元美金，除了在日本玩，還要準備買禮物回國送親朋好友，禮物多少是一點心意，台灣那時期正處於經濟不發達，軍民都在過苦日子，我很幸運還有機會出國接艦，雖然時間不長，總比沒有出國好。

日本那時經濟剛要恢復，主要靠韓戰起來，因為美軍的軍火和其他物資都靠日本生產供應，日本那時很多退役軍人，政府還沒有輔導安定的生活，有的殘障軍人還穿著皇軍制服在向行人乞討，因為我們放假都穿著整齊的軍服，我們士兵的帽子都有中華民國海軍六個字，所以有些退役日軍一時沒有弄清楚，追著我們乞討，但看到帽子後就轉身離開不追了，可能是到中國打過仗，殺過中國老百姓，今天戰敗終於落到這步狼狽模樣。

返國服勤

接艦時間過的很快，三個多月一轉眼就過去，民國43年初接艦訓練完成就駕駛回國，當時海軍急需這種火力強的艦艇，大概民國43年3月份回到國內，先回到高雄左營軍港，接受海軍總司令的檢閱和歡迎，以後的幾個月每天都有參觀的客人。陸軍司令官劉玉章來參觀，我們把船開到左營外海數哩，艦上的所有武器都射擊請他校閱，劉司令官對艦上的火箭很感興趣，對艦上的武器很稱讚，對艦上官兵操作熟練，也有很好的印象，射擊各種武器後，就駛回左營軍港。

官兵休息一段時期，就開始整補，艦上要修理的

部分，以及自己不能檢修的，都要盡快請造船廠來給修理，新接回的船大毛病是沒有的，小故障難免，一切整補都做好，就等上級派任務出發，大概是5月份船就開到馬祖去駐防，抵達馬祖後艦長要去巡防處報到，當時的處長是周非處長，他對聯智軍艦非常稱讚，艦上官兵的士氣也很旺盛，他就經常乘聯智軍艦去福建沿海巡航，有時夜間也去沿海突擊有共軍防守的據點，白天也去馬祖對岸突擊幾次，在馬祖駐防二個月，又被調到金門防地，在金門晚上也經常出海巡邏大陸沿海，後來聯仁軍艦也調到金門防地。

突擊銅山港

民國43年8月8日晚上，從金門料羅灣出航時，還有聯仁軍艦同行，晚上就感到艦上氣氛不一樣，伙委指示廚房準備夜點，接艦時是美國海軍補給，回國半年消耗的快沒有了，主食都用光，只剩副食品奶粉、咖啡、巧克力粉，平時很少供給食用，今夜情況特殊，廚房大廚煮了一大鍋麵條，裡面的佐料也特別豐富，士兵講今晚像過年，享受這樣豐富的消夜，唯一就是沒有酒，有的士兵講笑話早知到今晚有這樣的伙食，在金門買幾瓶酒到船上，那就有不一樣的氣氛。

這時槍砲官到餐廳發布命令，本艦已快到目的地，今晚要突擊銅山港，請各位同志吃飽喝足，準備作戰各站各的崗位，由槍砲官分配各員的作戰崗位，艦上的武器太多，艦上的槍砲士官兵無法負荷，槍砲射手要輪機部門兵員支援，我們四位輪機士兵派到砲塔去備戰，我被派到右舷50機槍，在接艦時我們都受過艦上各種武器訓練，並不生手，派到任何種類武器都能操作使用。

本艦越來越接近突擊目的地，全體官兵都緊急就作戰崗位，雖然是夜晚，砲位的官兵還是盡量躲在暗處，不露形跡，本艦用欺敵的障眼法，混摸進港口，共軍的海軍砲艇在港口也發現我們的行跡可疑，可能一時還摸不清敵我，我艦就駛進了港口的航道，只有艦長和航海官了解銅山港的地理環境，

因為海圖上就標明了，我雖然站在甲板上，但是也看不清楚岸邊的情況，艦上燈火管制一片漆黑，只有機艙的引擎聲震耳欲聾。

從濛濛的黑夜中，漸漸發現有移動船影，數量看不清楚，這時砲塔的槍砲戰士每個人都提高警覺，主砲長才有電話，我們副砲手是沒有的，主砲開始射擊時，我們就各找自己的目標射擊，駕駛台的艦長和槍砲官，視情勢的發展而下指令給各砲長開始射擊，聯智軍艦在前，聯仁軍艦隨後，聯智軍艦先發射火箭砲攻擊共軍海軍艦艇，戰事一發不可收拾，我們兩艦不能再深入內港，共軍艦艇已駛出多艘包圍我們，我們兩艦艦體小，火力強，在港區航道還有轉寰的餘地，調回艦首往外港衝，可說是且戰且走，擊沉共軍艦艇多艘，毫髮無傷的脫離戰場。

這次突擊是海軍第四艦隊支援，司令官是黃震伯少將，駛出外海才看到我海軍永字號砲艦兩艘和第四艦隊旗艦高安艦，也在附近海域視戰況而支援，我們二艦脫離後高速駛回金門料羅灣，等候上級命令，沒有開戰前心情是很緊張的，槍砲一響，只顧著裝彈射擊，50機槍要自己裝卸彈藥和射擊，砲管射擊熱了，要自己換砲管，什麼緊張都一掃而去。

這次戰役我們艦上輪機部門，主機士官長專門負責主機的運轉情形，中下士負責操，操車一般都是士官級的，士兵負責速紀錄，留在主副機艙的同志是又緊張又忙碌，他們不了解甲板上的戰情，艦艇在作戰時，一會兒高速行駛，一會兒低速行駛，機艙中操士兵要不停的轉換速，和前進後退，作戰時所有通風機不可能開，防水門要全部栓緊，一間小主機艙內，還有淡水機、產汽的鍋爐、淡水壓力櫃、主給水海水幫浦，供主機冷卻水用，主機操作要4位士官兵，把主機艙擠的滿滿的，高速行駛時，8部主機是全速運轉，8支排煙管都是像燒紅的鐵管一樣，機艙溫度非常高，大概有攝氏45度，把機艙同志熱的汗流夾背，等平安衝出港灣駛到安全水域，駕駛台艦長才命令解除作戰部署，這

時雖是8月份，福建沿海還是受大陸氣候影響，晚上海風吹在臉上還是冷颼颼的，還好身上穿著海軍專用的藍色救生衣，還可禦寒，頭上有鋼盔，內部還有襯帽，就感覺不到冷，戰備解除後，機艙同志都打開防水門趕快跑上甲板透透氣，通風機全部都動起來，機艙同志對甲板上的槍砲兵講笑話，你們吹著冷氣可舒服了，有的槍砲兵也半開玩笑的頂回去，你們在機艙吃火鍋吹暖氣，大家哈哈一笑，經過激烈的戰鬥，直到天快亮才駛回金門料羅灣，又整整忙了一天，處理甲板上的槍砲空彈殼，和各機砲的清理工作，機艙更忙碌，要檢查各部的機械是否正常，這樣高速的航行，主機副機大故障沒有，小毛病是難免的，各部負責人趕快檢修，以免影響航安。

不久回到馬公港接受梁總司令的歡迎和校閱，接受馬公市的政界和民間的參觀和獻花，在馬公停了三天又駛回基隆港恭候桂參軍長（原海軍總司令）來登艦校閱訓話，在基隆同樣接受基隆市的政界和民間的參觀和獻花，放了幾天假就駛回左營港，我便接到命令調金門小艇第一中隊。

六、小艇大隊

堅苦的小艇大隊

我大概民國43年10月調到金門小艇大隊工作，當時兩棲登陸艦隊指揮中、美、聯、合、灘勤大隊、浮箱中隊、小艇大隊、爆破隊，我報到的時後小艇大隊下有二個中隊，第一、第二中隊，同住西碼頭營房，二個中隊任務很繁重，要負責金門、馬祖、外島的運補業務，留在後防的部隊要經常參加登陸演習訓練，我們兩個中隊，經常輪調金門、馬祖，我在小艇隊服役時也時常輪調到這二處防地。我報到後才知道這是個誰都不願意來的堅苦單位，小艇沒有艙間供你躲風浪，都是站在艙面任風浪吹襲，風浪小航行舒服些，遇到風浪苦頭就有的吃了，尤其冬季風冷海水冰，我們的裝備不能防海浪又不能禦寒，冬季運補加倍的堅苦，所以很多海軍官兵都不願調到小艇登陸部隊，隊上艇長說我是接艦回來

的優秀士兵才會調來，隊長是接八艦的官兵，很有責任感，其實隊上大家都是海軍優秀的官兵，才調到這最堅苦的部隊來考驗。

在民國42年時，小艇還擔任金廈之間航道的佈雷工作，這是非常危險和艱鉅的任務，而且都是在夜間實施佈水雷工作，佈不好連自己命也報銷了，我到金門小艇隊服役後，就沒有佈水雷任務，只負責幾個離島的物質運補。那時金門還沒有小艇修理隊，有什麼故障都是艇上輪機兵自己修理，我是中字號艦上服役過的輪機人員，中字號有四艘LCVP登陸小艇，所以我對小艇的GM671引擎可能了解一點，中隊長知道我是接聯字號回來的輪機士，其他小艇有故障也要我協助修理，因為接艦三個多月，也學了很多對機械方面的技術，在日本造船廠修理艦上各種機械我都很用心的在向日本工人請教，他們都很熱誠的教導你，對小艇引擎修理，只要有配件，就能作基本的修理。

運補任務

當時正在金門料羅灣駐防擔負海上運補任務，我就直接乘美字號到金門報到，這時小艇第一中隊駐防在料羅灣原來突擊大隊住的營房，那時料羅灣碼頭還沒有建築好，小艇無碼頭可靠，小艇都離營房不遠的海中下錨，裝物質時登陸，物質裝好就退到海中下錨，等到夜晚出航到外島補給，夜晚出航都在9點左右，白天裝物質，晚上出航，那時20艘小艇輪班運補，當時駐防的小艇都是LCM6型和3型，6型可裝載一部坦克車和一部吉普車，3型只能裝載一部坦克車，當時中隊長是李仲先上尉，雖然是上尉海軍資歷卻很老，快50歲，帶兵很有一套。駐防金門的小艇運補任務很繁重，金門週邊的外島都靠小艇補給，金門離島最遠的是東碇島，上面有導航燈塔，是英國人建築的，我們小艇航行要二個多小時才能到達，還有北碇島，也是有燈塔，此島比東碇近很多，小金門也是小艇隊運補，大二膽更是不用說，小金門與大二膽中間有一個小島也駐兵，小艇也要運物質去，外島都靠小艇運補，小艇大隊是個很堅苦的單位，駐防金門馬祖還要擔負離島的運

補，有時商船裝軍用物質到金門，商船不能登陸卸貨，還是靠小艇接駁，商船噸位比較大，不能停泊太靠海岸，大概都離料羅灣10海浬下錨，我們小艇去靠在商船舷邊，商船用機械吊桿，把船上貨物卸到小艇上，海面上遇到三、四級風浪，卸貨就非常困難，小艇受風浪的波動，上下搖動很難定點不動，好在小艇是雙 雙舵，馬力又大，就看艇長的本事了，商船不能停在金門太久，大概每天都派去一半的小艇去商船卸物質，真是苦不堪言，卸一次貨裝滿小艇，順利的話也要一到二小時，從灘頭駛到商船大概一個小時，灘頭卸貨都是陸軍部隊卸貨效率很高，不到一個小時就可以完全卸完。

每艘艇上有4員海軍士官和士兵，艇長和輪機長都是外省籍的士官，士兵都是充員戰士，4員通力合作才能完成任務，不管本省和外省，大家都相處的非常親密，士官歲數比較年長，充員弟兄都是十七、八歲的小夥子，船上經驗又不充分了解，船上老士官都會時時注意他們的工作安全，視他們如小孩般的照顧，小艇大隊在前防或後防演習中，難免發生不幸的事件，有外省籍的士官，也有本省籍的充員同胞。

後防演習

在後防的小艇大隊也不輕鬆，經常配合登陸演習，演習的目的是要反攻大陸，經常在左營外海演習的次數比較多，有時開到屏東沿海如枋寮、墾丁、東港外海一帶演習。民國45年至47年間小艇大隊二個中隊的小艇數量最多，演習也經常不斷，小的演習訓練就在左營桃子園沙灘登陸演習，每次出海根據海軍陸戰隊派出兵員多寡，小艇再配合艇數，中字號也派一艘裝載陸戰隊水陸兩棲戰車參加演習訓練，小艇靠中字號登陸艦，兩舷陸戰隊員踏著纜繩網下到小艇坦克艙，小艇靠舷邊時，二位艇員要下到艙內協助拉繩網，等陸戰隊第一批隊員下到艙內後，就交給他們來拉繩，二位艇員就回到後艙等候艇長指揮，小艇能容納一個武裝陸戰隊排，等所有隊員下到小艇艙內，我們離開登陸艦，在附近海面等候其他小艇全部換乘完畢，回到海面

組成週波隊型，每次視兵力組成週波單位，有時6艇是一個週波單位，每個週波有一位資深士官擔任週波領隊，他的艇上有通訊器材，聽候旗艦命令何時發動登陸搶灘，小艇編成週波隊形，就在待命區海域，開始週波旋轉運動，時間長短完全控制在旗艦上，若旗艦沒有命令下來要登陸，小艇只能不停的週波運動，海面上平靜小艇就不會顛波，乘員還舒服些，若是海象不好，只要一、二級風浪，海面起浪花，小艇就開始上下顛波，左右擺動，陸戰隊戰士也就開始有暈船的現象，面無血色，有的隊員開始吐黃水，我們是過來人，對他們同情和給予鼓勵，因為搶灘登陸暈船痛苦就解除了；陸戰隊員在艇內一定要一排排整齊坐在艙板上，不能站立，以免小艇上下顛波搖擺而使隊員站不穩，很容易跌倒碰到艇壁或裝備，那就會影響搶灘時快動作離開登陸小艇。小艇登陸要盡快使部隊登上沙灘陣地，再快速退回深水區，離開灘頭危險區，轉頭去靠運補艦載增援部隊，小登陸艇就來回不停運補，我們要等待演習完才能回基地休息。

大規模的演習都是在屏東沿海如枋寮、墾丁、東港外海一帶，按照上級命令指定的海域，各種艦艇按照日期和時間集結，小艇隊要預先出發，因為那時海軍沒有接美援海軍船塢型的艦，近海演習都是自己航行到演習海域待命，小艇先航行到演習附近的小港口，停著待命，小艇人員也可以休息一晚，第二天提早餵飽肚子，民生問題隊部想了個變通辦法，把個人伙食費發給艇員，好在台灣到處都有小吃攤，身上荷包內有台幣就餓不倒。有次演習先到東港停一晚我們小艇部隊在下午6點多就駛到東港外海準備往內航行，才發現還有一道柵欄關著，這時候有上百艘LCVP、LCM都擠到東港柵門外等候進港，這時候港口外是燈火通明，加上小艇引擎聲的雷鳴，可真是壯觀的場面，柵門打開後小艇非常有次序的進到港內自行找停泊的地方，把小艇栓好引擎熄火，港內就安靜了。大規模演習一天是結束不了的，小艇上都配備了帳棚，艇員也帶著簡單的行李，以備夜晚睡覺用，小艇自左營軍港出發時，

只有領隊主管知道宿營的地方，所以出發時都是白天，盡量要在天黑前趕到宿營地，因為枋寮沿海一帶晚上很多漁民乘膠筏出海打漁，小艇在晚上航行是很危險的。有次在枋山演習，我是擔任LCM（灘頭救難艇）輪機長，數艘LCM艇擠在小小的海口灣港內也是很熱鬧，這次演習出動了很多艦艇，中美聯合和砲艦都出動，還有浮箱隊，灘勤大隊也有參加，灘勤隊是和浮箱隊配合在一起，浮箱每一個組合體就有一個動力箱，也是GM671引擎為推動力，浮箱自己可以在灘頭作業，只有近海演習時靠自身的動力行動，遠航作戰演習時要掛在中字號登陸艦的左右舷；在海口灣停留三天，就離開了這美麗的小海灣，小艇浩浩盪盪的平安駛回左營母港，靠好碼頭，把艇栓好，等候放假的命令。

伙食問題

小艇大隊最大的問題就是糧草補給問題，艦艇上有廚房設備，水電完善，有炊事兵，按時把熱湯、熟菜、饅頭、白飯煮好，只等官兵來享用，我們小艇官兵每到演習就要有挨餓的心理準備，因為小艇上沒有廚房設備以及炊事兵，民生問題就靠自己解決，自己不解決就餓肚子，如果突然接到命令，西碼頭雖然有商店，但是想買條麵包也沒有，隊部更不會為你準備，也沒有東西為你準備，部隊長官也是有心無力。有次演習因為小艇晃來晃去，搖擺不定，在海上週波運動十多小時，飲水喝光了，食物根本就沒有，在岸上吃的東西早就吐光了，那有不餓的道理，和艇長商談後，艇長就同意去靠旗艦討飯吃，正好旗艦司令官是我在中榮軍艦接艦時的副長，因為我們有長官和舊部下的情誼，老長官了解我們的處境就指揮艦上官員，為我們準備飯菜，而且不用還主副食費，我們4個艇員真是感激不盡。另外一次參加大規模的演習，因為避颱風進到海口灣內，在此停了三天，這期間還是我們的民生問題，三天艇員要不要吃飯，兵法上講兵馬不動，糧草先行，小艇隊每遇到演習，這都是永遠解決不了的問題，那時聯勤生產了一種臘風盒裝的戰備口糧，我們要求演習時配給艇員，大隊部軍需官告訴

我們，吃一盒扣主食11兩米，享用一份戰備口糧，就是平時的一天主食米，在海口灣三天，艇員的生活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海軍有個傳統，高階一定要照顧低階，在這種情況下，艇長和輪機長（都是士官階級）就要負起艇員的民生問題，那時軍人待遇不好，那有餘錢帶在身上，充員戰士總比我們這些外省老兵好多了，他們有家有業，家庭可以支援他們，因此也比我們富有，艇長就向他們借錢去買吃的，部隊回基地時奉還，充員都很樂意拿出來救急，他們還懂的同舟共濟的道理，過了兩天軍需官乘汽車帶著戰備口糧與伙食費來，有錢好辦事，才解決了一切問題。

特製的LCM

LCM1233及LCM1238這兩艇原是西方公司（也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在台灣的工作機構），在金門訓練台灣反共突擊大隊，將一艘LCM登陸小艇改為砲艇，大概民國47年6月份，中隊長命令全體艇員去這艘奇特砲艇實習，艇的坦克艙後三分之一改裝成單管40mm機關砲的砲座，上面安裝40mm單管砲，駕駛台就在機艙甲板上，從機艙出口的左右舷艙面各裝1座50重機槍。最大的問題是艇員們的生活起居，中隊長第一次看到此艇就直搖頭，並請各部門負責人去檢查，最後向他提出報告，我是輪機長就下到機艙檢查，兩部GM671引擎從外表看來像是檢修過的，艇長對士兵的生活起居情形是直搖頭，小小的坦克艙被40mm機關砲的砲座佔去剩下三分之二，要安裝6張左右舷掛鉤式的吊床，只能睡6位艇員，還有5位不知要睡那裡，經過我和艇長討論研究後，決定艙內的床位可以重新改變方式，床位可以向艇艙移過去1個床位，每邊就可以吊掛4張床鋪，這就可以睡8位艇員，還有3位睡在砲座底下左右舷和後艙壁，各加一個吊鋪，另外住艙上面的棚架升高一尺，固定好焊接在甲板上，以免蓋在上面的帆布被風浪吹翻時，連棚架也被拔起吹到海裏，問題有了解決方式，報告隊長同意後就請工廠重新改裝。艙內鋪位和艙蓋棚架、帆布全部換新，兩部主機從外表看起來像是檢修過的樣子，起動電瓶、

抽水幫浦、充電氣和排煙消音器有換新品，主機冷卻海水幫浦膠輪也換新品，只要不登陸吸不進沙子，膠輪就不會磨損，壞的機率很少，起動馬達有檢修過，燈光設備很少，只有一支燈光，艙內很簡單的設備，只供登陸搶灘用，任務完成就停泊在港內，等待下次任務。小艇大隊服從上級的命令，接收這兩艘四不像的砲艇，駕駛台內簡單的兩部機器操作桿，2個 速表，2部機器的油壓表，溫度表，起動開關，一台酒精式的羅經，360旋轉根本不能使用，好在小艇是在沿海航行，只要目視到沿海的目標就不會迷航，在左營港內試過二次，艙面艇員把武器活動活動，也不可能試射，這11位接艇官兵在中隊長指導下，就完成了接艇儀式。

完成了接艇儀式，各部艇員就開始忙碌起來，艙面開始給小艇內外油漆化妝，艙面的帳棚每層帆布都要多油漆幾次，以免漏水，機艙內要把燃油過濾器清潔檢查，海水過濾器也要清潔好，機器就不會有高溫，電池更要量比重是否充滿電，電池是艇上最重要的一部分，電池要是沒有充足電，機器就不能發動運轉，船一定會在海上漂流，在艇上輪機長要特別注意充電器和發動馬達，艙底抽水幫浦也很重要，若是艙內灌進海水而抽不出去，就是艇員的災難。淡水、燃油、滑油、牛油都是機器必需備用的，少一不可，淡水更是艇員生命不可缺的，機器用的燃油有固定的燃油櫃，滑油53加侖桶裝，領一桶固定在艇艙就可以，牛油1加侖領2桶就夠艇上用很久最重要的淡水要儲存200加侖才夠一星期使用，要放在何處，是個傷腦筋的問題，LCM在設計上，左右艙壁都有空的隔艙，艙底也是隔艙，這樣浮力才更大，和艇長研究後，就打開一個艙的隔間，左右舷都可以，只要取水方便人孔蓋容易取下及裝回便可以，水對船員是絕對重要的資源，沒有水是艇員最大的災難，船員做久了，便懂的珍惜淡水，不要浪費，只要做過船員和海軍都深知水的重要性。當時還有日籍顧問對我們講解砲艇如何在作戰時的機動原則，同時聽課的還有1238艇，砲艇的困難都是一樣的。

小艇迷航

大概是民國47年7月，艇長接到出航命令，宣布LCM1233及LCM1238兩艇調到馬祖駐防，我們都明白自己沿海岸線航行還可以目視航行，大海航行艇上沒有雷達設備，唯一的羅經因為船顛波，羅盤指針就360度旋轉，不知那個方向是正確的，中隊長告訴大家由老聯字號拖我們兩艘砲艇去馬祖，並請大家心理要有不怕吃苦的精神，若遇到風浪砲艇上只有一支電池式的小型信號燈，別無任何通訊器材，連左右紅綠燈都沒有，只有駕駛台後方旗桿上有一支小燈光，後來就駛出左營港與聯字號會合，由艇長登上聯字號和艦長洽談拖帶的方法，艇長回來告訴大家要靠聯字號左右舷各一艘，這樣也不用發動引擎，也可以到艦上用餐，晚上11點多，海面上漸漸起了浪花，風速也越來越大，三艦碰撞的更是厲害，艇長要我們小艇趕快脫離，艇員冒險把纜繩用水手刀切斷，我趕快把主機啟動運轉，自己航行互相也不要脫離太遠，聯字號艦長要我們跟在他的艦艉航行，不知什麼原因，聯字號艦艉燈光看不見了，這時也和聯字號失去聯絡，兩艘艇就在波濤之中上下顛波，摸索著沿岸往北航行，艇內已經進水到膝蓋以上，所有艇員可說是浸泡在海水中掙扎，幸好還沒有沉下去，自左營港出航後連水都沒喝一口，大概下半夜3點的時後，突然一道強烈探照燈光射在兩艇上，原來是美海軍驅逐艦在護航我們，艇長用洋京幫的英文勉強溝通，告訴我們淡水港很近，你們就進去海軍造船廠可以整補，驅逐艦用探照燈指示如何進去淡水港，真是天佑我們兩艇，航程結束，兩艦損壞的部分包含艇上的帆布和架子要換新，左右兩舷纜樁被拔除，甲板鐵板被拉起，都要換新，艇長開出的清單，總部都核准，艇上要檢修的地方以全部修好為原則，艇修好後還是聯字號護航，很順利的就到馬祖駐防，黎副總司令到馬祖視察了解我們的困難處境，告訴我們很快就調回後防。

